蜀山劍俠傳/3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三〇八回　寶鑑吐乾焰 一擊搖芒彈月弩　鬼聲逃魅影 滿空飛血散花針

下一回▶

鐵姝見連番失利，未免情虛。雖知祕魔神裝、人皮口袋兩件鎮山之寶和手背上三梟神魔尚還未用，但因敵人身旁帶有好幾件伏魔至寶，有的尚未見用，師父平日說得那等厲害，惟恐和前發諸寶一樣，又被敵人破去，不出手又惡氣難消，心正遲疑。聽趙長素一說，立即被提醒。暗忖：「人皮口袋中貯九幽靈火，甚是陰毒，無孔不入，已極厲害。祕魔神裝更是師父開山以來第一件至寶，與本命神魔靈感相通。師父並未說過幻波池珍藏能夠破此二主，何不一同施爲，再將三梟神魔同時發出？祇要敵人寶光稍露空隙，立可成功。」主意打定，便即施爲。怒火頭上，竟忘了這三件法寶，倒有兩件與所失令符息息相關。魔女剛一發難，易靜也得到石慧傳聲，說老魔頭手中魔弓二次拿起，祇等魔箭發出，便是下手時候。易靜剛答「如言行事」，鐵姝已將人皮口袋一拍，立有好些鬼氣森森，形似寒燈殘焰所結燈花的幽靈陰火飛起。

自來邪法異寶來勢均極猛烈，鳩盤婆所煉九幽靈火卻是不同。發時先是三五點鬼火一般的亮光冉冉飛出，光既不強，來勢又緩，每朵鬼火下面，各有一團似人非人的黑影。易靜連用慧目法眼也看不真切，祇管飛揚浮沉于血海之中。到了近前，也不往寶光上撞，祇是在敵人身外環繞不動，一閃一閃的，別無他異。不知怎的，看去那麼陰森淒厲，使人生出一種幽冷之感。易靜不知此寶詳細來歷，一見是魔女惡狠狠最後發出的，料非尋常，意欲看明形勢，再行下手，未免多看了兩眼。正注視間，鬼火下面的黑影漸現原身，

相貌並不十分獰厲，但都斷手斷腳，殘缺不全。爲首一個祇剩多半邊身子，白森森骨瘦如柴，前胸已腐，血淋淋的，五臟皆現，上面卻頂着一個肥胖浮腫的大頭，還咧着一張闊口。下餘不是面如死灰，便是綠黝黝一張鬼臉，口中噴着白沫，再襯着頭上稀落落幾根短毛，越發使人煩厭作惡。有的純是一個陳死骷髏，大僅如拳，色如土灰，本是一個死人頭骨，上面偏生着兩片新肉，爛糟糟的，說不出那等難看。有的連頭帶身子全都沒有，祇剩一兩隻殘破不全的手足，不是白骨瘦長，形如鳥爪，便是又短又肥，宛如新切斷的人手足，卻生得又白又膩，紅潤鮮肥。各頂着一朵鬼火，發出吱吱啾啾的悲嘯，聞之心悸神驚，說不出那一種陰森愁慘的景象。

易靜那麼高道力的人，微一疏神，目光便被吸住，連打了兩個寒噤。知道厲害，又驚又怒，忙運玄功，剛一收攝心神，就這晃眼之間，忽然滿陣皆火。匆促之間，竟未看出如何化生出來。陰風鬼氣，越來越盛，那悲嘯鬼哭之聲，說不出那麼難聽。那些鬼火也不朝人進攻，無形中卻具有一種極微妙的兇威。最厲害的是耳目所及，心神便受搖動，絲毫鬆懈不得。易靜久經大敵，知道敵人伎倆還不止此，內中必還藏有別的變化。好在防身有寶，又是元嬰煉成，好些魔法均難侵害。上來便豁出受這一場險難，沒打當時脫身主意。心想：「敵人發動越遲，越可多挨時候，少費好些心力。不是舉手成功，決不還手，看她鬧甚花樣。」心正尋思，鐵姝等鬼火將人包圍，準備停當，突把雙臂一搖，黑煙飛動中，人便不見，化爲一條黑影，在碧光籠罩之下，朝着易靜撲來。易靜知是魔女元神變化來攻，看似無甚奇處，內中卻藏有陰謀毒計。忙將心神守住，暗中準備，靜以觀變。

魔女原因敵人法力甚高，不是尋常所能侵害，上來先不發揮全部威力。滿擬九幽靈火無孔不入，敵人必以神雷法寶還攻，祇要雙方寶光衝動之際，稍有一絲空隙，立可乘虛而入。哪知這一次敵人竟似有了成算，一味坐視不理，元神又極堅強，不受搖惑。怒火頭上，把心一橫，立運玄功，把本身元神飛起，在祕魔神裝防護之下，拼着元神受點傷害，意欲帶了九幽靈火，朝敵人寶光層中強行衝入。此舉兇毒非常，易靜雖有兜率寶傘、六陽神火鑑和紫霆珠，又均是專破魔法的奇珍，虛驚仍所不免。眼看危機就要暴發，易靜還未看出厲害，一見魔女元神對面猛衝，以爲敵人仗着變化神通和魔光護身，欲以全力拼鬥，也許內中還有別的詭謀，心還暗罵：「無知魔女，我今日道力已非昔比，又有至寶護身，這等強拼有何用處？」忽見魔光奇亮，光中人影也漸明顯。再一細看，就這晃眼之間，那防護外層的寶光不知何故，竟被魔女透進。事前絲毫迹兆俱無，那麼強烈的兩道劍光，阿難劍又是師傳七寶之一，竟會攔她不住，這一驚真非小可。易靜暗忖：「魔女身外碧光，不知是何法寶，如此厲害。頭層劍光已被衝破，身外尚有萬丈血雲包圍，

不曾發揮兇威。如被魔女把末兩層寶光攻進，再化生出別的魔法兇謀，如何能敵，鳩盤婆未來便遭失利，少時師徒合力一齊夾攻，焉有幸理？」心方愁慮，剛把六陽神火鑑朝魔女迎面照去，二層寶光也被透進。魔女似因得勝在即，滿臉獰笑，正要開口喝罵，那六道青光已迎面射到。易靜先以爲此寶威力絕大，魔女多高邪法也難禁受，至多仗着玄功變化，飛遁神速，得以躲閃，決不敢正面迎敵。誰知那六道青光照將上去，魔女連躲也未躲。青光射向身上，魔女護身碧光也已加強，千萬點金碧輝煌的火星花雨周身亂爆。神火鑑青光衝射上去，竟似不怕，依舊向前猛撲，祇是前進比前遲緩，暫時也未現出受傷情景。

易靜見狀，不禁駭異，手持紫霆珠待要發出，忽聽地底傳聲疾呼：「師伯，時候到了。那老魔頭手中魔弓箭頭正在對師伯前心似發不發神氣，明中暗中鬧鬼，意欲乘隙暗算。立處就在魔女身後左側，相隔不過五丈。魔女現用祕魔神裝護住元神，想和師伯拼命。休看頭兩層寶光被其衝進，聽弟子所遇異人之言，末層兜率寶傘決難被其侵入。那九幽靈火卻甚陰毒，不能使其上身。弟子得異人指點，專爲破此魔宮至寶而來，請師伯照着方纔所說行事吧。」隨聽雷聲殷殷，起自地底。易靜聞言大喜，再朝前一看，魔女雖仗祕魔神裝之力猛攻不退，無奈火鑑威力神妙，隨同敵人前進之勢，光更強烈，魔女已被擋住，急得咬牙切齒，怒嘯不已。易靜爲防萬一，將手一指，又將上附五行神火發出助威。經此一來，威力越猛，那六道乾卦形的青光忽然連閃幾閃，發出五色毫光，金芒電射，到了前面，化爲五色神火，朝着魔女猛衝。魔女雖仗神裝護身，也禁不住乾天靈火與五行真火合運的威力，怒吼一聲，祇一閃，便退出寶光層外。恨極之下，把心一橫，準備施展最後毒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魔女一退，易靜早照石慧所說，先把六陽神火鑑照將過去，跟着又是一粒紫霆珠。霹靂一聲，六道青光夾着大股神火和數十百丈紫豔豔的迅雷烈焰，一齊朝左側面打去。那濃如膠質的血海，立被衝破一個大洞，神雷烈焰紛紛爆炸，一直響到地底。

事有湊巧。魔女受不住神火威力，逃時正往左側逃退，誤以爲敵人跟蹤進逼，不曾留意，雙方動作又都神速異常，一見地底被雷火震穿一個大洞，老魔趙長素隱身在旁，如非飛遁得快，幾爲所傷。想起前日誤入魔宮的少女尚在地底被困，恐其受了誤傷，或是就勢逃走，連忙咬破舌尖，張口一股血焰噴將出去，欲將地穴封閉。同時施展魔法，要將妖陣復原。接着一聲極淒厲的長嘯過去，身形一閃，人又隱去，祇剩那幢金碧魔火，懸空停立血海之中。背上三個死人骷髏忽然飛起，暴長丈許大小，各在一團濃煙圍繞之下飛舞，五官七竅齊噴黑煙，口作厲嘯，哭喊着易靜的名字。剛一出現，猛瞥見一線墨綠光華，在那快要復原的地穴口邊一閃。魔女本來隱身在側，意欲運用三梟神魔和九幽靈火、

祕魔神裝一齊施展，與敵拼命。一見綠光飛出，心方一動，忽聽一少女口音笑罵道：「該死魔女，禁閉我的邪法已被我易師伯破去，你那致命的東西卻在我的手上，可要還你？」

魔女素來心狠手辣，動作極快，又當失利之際，越把敵人恨如切骨，恨不能一舉手便將敵人粉碎慘死。上來見對方法寶神奇，還自持重，不料反而誤了事，失去好些魔宮至寶，人還受傷，因此恨極。又見鳩盤婆始終不理，怒急心橫，暗想：「這三件法寶和神魔，師父將來抵禦天劫均有大用。我不如全發出去，能勝敵人自是快意，否則師父一見此寶不能保全，必定無法袖手。」主意打定，頓生毒計，先用兩件試探，並不完全發揮，如見不勝，再將三梟神魔放出。在祕魔神裝防護禁制之下，強逼神魔與敵硬拼。這類魔法雖極陰毒，卻輕易不用，因爲每一發難，不將敵人殺死，吸去生魂，決不罷休，否則便要反噬主人，端的厲害無比。魔女還恐不易全勝，又指揮四外環繞的九幽靈火乘隙夾攻，恰是同時施展，發動絕快，連轉念的工夫都沒有。祇顧急於報仇，忘了那面本命神魔的令符尚在少女手中。

魔女前日因喜少女靈慧，自己尚無傳授衣鉢的門人，意欲收爲弟子，少女偏是倔強不肯。如照平日，早已大怒，將其殘殺，把生魂攝去祭鍊神魔。不知怎的，見那少女生得靈慧美秀，人又那麼天真膽大，一任威逼恐嚇，老是笑顏相向，既不害怕屈服，也不出言頂撞。祇說此時不願拜師，非要問過所尋的人纔能答應。由不得使人憐愛，便把她禁在魔宮之中。不知她用甚麼方法，將魔壇上那面元命牌取去。等到魔女回來發現，竟以此相挾，如再逼她，便將此牌毀去，與之同歸於盡。魔女當時雖然有氣，不知怎的，竟不忍下那毒手。後來因少女始終不說名姓來歷，祇說她有一位尊長相依爲命，定在三四日內在左近山頭相見，必要尋來，如允拜師，便可答應，否則寧死不從。魔女拿她無法，將其困入魔陣地底。魔宮歲月，一向安靜，從無外人上門，萬沒料到仇敵會來，一時疏忽，忘卻前事。聞言猛想起那面元命牌關係重要，如被毀去，休說祕魔神裝難於保全，那九幽靈火均是數千年前兇魂厲魄煉成，兇野異常，全靠這面元命牌統制，一旦被毀，這類惡鬼有甚情義，害敵不成，必向主人倒戈反噬。三梟神魔更是厲害，此寶一失，無法能制。除非當時有一修道多年的元神供其吸收精氣，再趁其飽啖生人精血昏昏如醉，片刻之間，施展祕魔玄功，還須損耗本身元氣，纔能將其勉強制住。最後仍要師父親自出手，另煉本命牌，方可馴服無事。

魔女見當此千鈞一髮之際，此女忽然遁出，心意難測。自己的魔法異寶已全發動，急切間又收不轉來。口中怒喝：「速將元命牌還我，免遭殘殺！」隨手一揚，一股血焰剛發

出去，墨光一閃，忽然不見，跟着人影一晃，少女突在敵人寶光之中現形，與易靜會合在一起。這纔看出仇敵與前日誤入魔宮的少女竟是同黨，這一驚真非小可。急怒交加之下，強忍忿怒，正待把那神魔強行收回，忽聽霹靂一聲，由少女手上飛起一片綠光，中擁一個赤身倒立的美貌少女，長僅尺許，生得又嬌又嫩，膚如玉雪，美豔絕倫。魔女見元命神魔已經飛出，暗道不好，無如本身命脈已被敵人寶光隔斷，無法回收。三梟神魔因剛放出來，尚未吸到敵人精血，主人再一強迫回收，立時暴怒，同聲厲吼，張牙舞爪，目射兇光，狂噴毒焰，口中獠牙錯得山響，一齊返身，竟朝自己撲到。知道這類兇魔翻臉無情，稍微應付失宜，便受其害。事前沒料到來勢這麼快，當時鬧了一個手忙腳亂，無計可施。魔女正在急忿，忽聽一聲大震，一團銀色火花由少女右手五指彈出，打向左手那面元命牌上，本命神魔身上綠光立隨雷聲震散，現出一個其紅如血，相貌猙獰的魔影。仇敵揚手又是一粒銀光，叭的一聲，血焰紛飛中，連那魔影也被震散，化爲烏有。那三梟神魔和所有兇魂厲魄，俱都賦性兇暴殘忍，具有靈性，日受魔法禁制，服那苦役，並受煉魂之慘，怨毒已深，長年祇盼多殺幾個敵人，以便吸食精血元氣，增長自己兇焰。無如鳩盤婆法令甚嚴，不許門人輕放神魔害人，一年中難得飽啖兩次。好容易被主人放出，無奈敵人不是尋常，難於加害，本就怒發如狂，恨不得反咬主人泄忿。那面制它們的法牌令符忽爲敵人所毀，這一來，好似驕兵悍將早就蓄有逆謀，意圖反叛，一旦遇到良機，立時暴發，紛紛怒吼，齊朝主人爭先撲去。鐵姝見狀大驚，又因元命牌一破，防身至寶祕魔神裝立時暗無光華，不經魔法重煉，已難應用。一見羣魔紛紛反撲，勢急如電，慌不迭解下腰間那面三角令牌朝前連晃，牌上竟有一股紫綠色的火彈朝前射去，打得爲首三魔滿空翻滾，甚是狼狽。暫時雖被擋住，三魔仍然不退，反更激怒恨極，必欲得而甘心，前仆後繼，目射兇光，口中連聲怒吼，滿嘴獠牙亂錯，聲勢反更兇猛。四外千百成羣的惡鬼，又各頂着一朵綠陰陰的鬼火，口噴毒煙，悲聲呼嘯而來。

魔女見不是路，不禁驚惶忿恨，拼着多耗元氣，先將魔鬼暫時敵住，再向鳩盤婆求救。就這應變瞬息之間，趙長素隱身在旁，本可無事，因見元命牌被毀，神魔惡鬼齊向主人倒戈，明知形勢不妙，就此遁走原來得及，偏因記仇心重，人又兇狠詭詐，知道鳩盤婆不來乃是爲他，暗想：「鐵姝是你相依爲命的愛徒，如今連失至寶，還要受傷，看你是否袖手不問？」正在幸災樂禍，一見鐵姝取出那面三角令牌將魔鬼擋住，知道此是鳩盤婆專制神魔之寶，鐵姝似防所煉神魔惡鬼受傷太重，尚未發揮全力，便心生毒計，意欲激怒魔鬼，使與鐵姝拼命，以便誘激悍妻出場。於是假意助戰，將手中祕魔喪門箭對準神魔，口中大喝：「無知魔鬼，不去殺害敵人，怎倒忘恩叛主？」鐵姝本因乃師遲不出場，料定痛惡老魔，不肯違背昔年誓約之故。而老魔以前是自己的師長，此次患難來投，十分謙和，不好意思翻臉成仇。及至魔鬼羣起反噬，連揮令牌，施展魔法抵禦，均擋不

住。因爲這些魔鬼均經師徒二人多年物色，苦心祭鍊而來，如以全力剋制，雙方元氣均要大耗，再說也未必制服得住。心正爲難，忽聽趙長素這等說法，猛想道：「師父性情剛愎，言出必踐，不將老魔殺死，決不會來。自己連失重寶，還受魔鬼圍攻，情勢已是危急，再被敵人破陣逃去，師父面前如何交代？這些魔鬼非有修道人的精血元神，不能使其就範。這廝雖是師父昔年情夫，雙方早已恩斷義絕，當此重要關頭，還顧惜他做甚？」心念一動，竟起殺機，獰笑一聲，冷不防施展玄功變化，元神化爲一條碧光閃閃的鬼影，朝趙長素當頭罩下。跟着把三角令牌一晃，朝人一指，爲首三神魔立捨鐵姝，朝趙長素歡嘯撲去。

趙長素不料鐵姝突然翻臉，偏巧手中喪門箭剛發出去，正射在三魔頭上，這一受傷，越發暴怒，來勢更急。趙長素見狀大驚，想要逃遁，已是無及。鐵姝又是行家，碧光一晃，便被制住。趙長素怒吼：「大膽鐵姝，意欲何爲？我此來原爲向你師父請罪，還未見面，爲何下此毒手？」活未說完，三魔頭已各咧着一張血盆大口撲上身來。趙長素知道鐵姝於萬分無法之中，意欲拿自己的精血去餵神魔，以圖緩和危機。驟出不意，身子已被鐵姝元神罩住，無法掙脫。情急之下，厲聲疾呼：「鐵姝不可太毒，就要殺我去制神魔，也請將元神保住，與你師父見上一面。」隨聽一個老婆子的口音冷笑道：「昧良無義的老鬼，還有面目見我？昔年你對神魔曾發誓言，今已應驗。我因不願見你死時醜態，故未前來，累我徒兒傷了好些法寶。你既再三求告，容你見上一面，使我快意也好。」

易靜聽這聲音宛如梟鳴，聽去若遠若近，十分刺耳，知是鳩盤婆飛來。心神立時一緊，知道敵人厲害，不可輕視。因見石慧年約十三四歲，相貌靈慧，美秀入骨，滿頭綠髮，人極天真，自從見面，便連笑帶說，親熱非常。身困魔陣，強敵當前，絲毫不以爲意。恐其冒失受傷，剛在低聲警告，猛聽長嘯之聲已劃空破雲而來。同時目光到處，先是一溜黑煙，其急如箭，凌空飛墮。煙中現出一個身材矮小，蓬頭赤足，身穿一件黑麻衣，手持鳩杖，相貌醜怪的老妖婦。纔到陣中，左手一揮，立有一片黑煙鐵幕也似由衆人頭上飛馳而過。黑煙中閃動着億萬金碧光雨，來勢萬分神速，祇一閃，便將那頭頂鬼火的無數惡鬼捲去。大片慘號厲嘯聲中，惡鬼全數不見，連那萬丈血雲也同收盡。祇天光仍不見透下，四外茫茫，一片昏黃色的暗影籠罩當地，無論何方，均看不出一點人物影迹。祇有鳩盤婆師徒，各在黑煙飛動中凌虛而立。鐵姝腰間人皮口袋已經不見，所穿翠羽織成的雲肩戰裙仍在身上，金碧光華卻減去了許多，滿臉愧忿猙獰之容。

這時趙長素已被那三個魔頭咬緊身子，魔頭也已縮小到拳頭般大，白髮紅睛，目射碧光，各將利口在趙長素的肩臂前胸連吮帶吸，咀嚼有聲。趙長素滿臉驚怖之容，痛得連聲慘

號，已無人色。右手戰兢兢掐着一個魔訣，口噴魔光，緊護頭臉，強忍苦痛，意圖死裏逃生，尚在強行掙扎。鳩盤婆分明見易靜、石慧同在寶光籠罩之下靜坐相待，卻直如未見。那三魔鬼本在吮吸人的精血，就這共總幾句話的工夫，趙長素人已消瘦大半，成了皮包骨頭，疼得兇睛怒突，目光如火，佈滿紅絲，周身冷汗淋漓。身已被魔光罩定，除卻手還能動，通身已不能動轉。正在慘號悲呼，苦求饒命。鳩盤婆朝趙長素冷冷地看了一眼，隨把鳩杖一指，鳩口內立有三股中雜金碧光針的黑煙，將三魔罩住。魔頭立被禁住，停了呼吸，同聲悲嘯起來。趙長素還以爲五行有救，悍妻發了慈悲，肉體雖失，元氣大虧，至少元神當可保住。連忙哀聲求告，痛悔前非，欲求寬恕。鳩盤婆卻始終冷冷的，毫不理睬。等趙長素悲哭求告了一陣，方始冷冷地微笑答道：「想我姊妹當初均極年輕貌美，因是生長番族，求婚的男子何止千百。祇爲從小好道，不肯嫁人。後來被你花言巧語，百計求婚，我恰拜在前師門下，因本教不禁婚嫁，以爲你情癡意誠，不聽好友同門勸告，毅然允婚。誰知你人面獸心，見我年紀稍長，另外戀一妖婦，寵妾滅妻，仗着魔法，對我虐待。我一時悲忿無計，暗往鐵城山師祖魔宮叩關求死，歷時四十八晝夜，受盡諸般苦難和恐怖艱危，魔宮忽然開放。我正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泣血痛心，悲號無門之際，不料福緣巧合，當時竟是師祖七百二十年一次的開關之期。師祖忽現法身，指示玄機，並授我三部魔經，命爲赤身教主。我因嫁你，元嬰已失，而所創赤身教又是上乘魔法，須以童貞成道。爲踐宏願，又受了許多苦難，方始自孕靈胎，修復元貞，按照師祖大命，建立教宗。因想你昔年對我無情，是由於我年老色衰而起，爲報前仇，特意煉成這般醜怪相貌，並將妖婦擒來。對你仍念前情，並無惡意。誰知你忘恩負義，一味袒護妖婦，得信趕來，與我翻臉成仇，兩次暗下毒手，幸虧我法力高強，已非昔比。我因此大怒，纔當你面，把妖婦連刺一百九十三魔刀，最後再用神魔將她精血吸盡，至今元神仍在魔宮，受那煉魂之慘。你當時心痛妖婦，直恨不能把我嚼成粉碎，纔快心意。因奈何我不得，又對本命神魔立下毒誓，從此與我永不相見，見面必有一死。方纔我不願見你陰柔懦弱無恥卑鄙的醜態，本意由你自作自受，免得見面之後勾動舊日仇恨，使你身受更慘，道我心腸太毒，你偏非見我不可。本教最重恩怨，以牙還牙。今日之下，你還妄想保得元神回去，豈非做夢？」

趙長素知鳩盤婆爲人忌刻剛愎，言出必踐。昔年雖然同是魔教中人，彼此各有師承，彼時鳩盤婆法力不如自己遠甚，以致受盡欺壓。自從情場失意，妒忿入山，巧遇魔教中一位閉關多年的長老，奉命創設赤身教後，因受刺激太甚，性情越發變得殘忍險惡，冷酷無情。聞言纔知錯會了意，本是多年夙仇，以前曾經千方百計想爲愛妾報仇，無如悍妻曾修上乘魔法，萬非其敵。隱忍多年，懷恨已深，本已立誓，除非能報前仇，永世不與相見。不料打錯主意，自投死路。先前還想，自己固然薄情負義者對她不起，終是多年

夫妻，當有一點香火之情。想不到身遭魔鬼狂噬，受盡苦痛，好容易忍死苦熬，將其盼來，聽那口氣，不特不肯絲毫放鬆，身受祇有更慘。雖然魔教最重恩怨，尤其對於尊親夫婦薄情負義，處罰最慘。如照平常，也祇事前多受酷刑，受完楚毒，一死了事。悍妻竟連元神也不令保全，連想像別的兇魂厲魄供她煉法之用，暫保殘魂餘氣都辦不到。

趙長素一時悲忿填膺，新舊仇恨齊上心頭，厲聲大罵：「醜潑婦，無須驕狂。今日我因命數當終，不曾細想天蒙賊和尚昔年偈語，一時疏忽，更沒想到你師徒這等兇殘陰險，自投死路。但你昔年連煉九次天魔大法，字內無數孤魂怨鬼，被你師徒殘殺毀滅的爲數何止千百。雖然這些多是兇魂厲魄，你平日對於正教中人，也常以此掩飾罪惡，自稱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所煉雖是魔法，反爲世人除害。尤其近一甲子清理門戶之後，不收男徒，重定教規，表面驕狂自大，惟我獨尊，實則天劫將臨，內心膽怯，意欲借此斂迹討好，免得正教中人尋你爲難，用心可謂良苦。你那愛徒鐵姝偏不爭氣，到處爲你惹禍。無如同惡相濟，她是你所煉九子母天魔的替身，奈何她不得。如今大難已被引發，我來時早看出你那仇人易靜本無尋你之意，我與她也是無心相遇。我因受重傷懷恨，想起鐵姝上月前來看我，曾說起你師徒現藏此山，不敢見人，鐵姝被仇敵欺侮，見你不爲作主，膽小怕事，時常怨恨。再想起你這潑婦以往仇恨，意欲坐山觀虎鬥，爲你引鬼上門。你如得勝，仇敵師長均是天仙一流，見愛徒爲你所殺，必不甘休，你師徒早晚形神皆滅，我固解恨；你如爲敵所敗，我更開心。而且我可將那被你用酷刑楚毒多年的心上人乘機救走，使其尋一美貌軀殼，借體回生，我和她天長地久，永遠恩愛，氣死你這醜潑婦，更是一舉兩得。誰知誤中奸計，被鐵姝賤婢暗算，爲你師徒所害。此是我以前爲惡太多之報，不去說它。我死之後，你那劫難也必臨頭，你不久所受，必定較我更甚。」

鳩盤婆聽着老魔厲聲喝罵，始終冷冷地望着，雙目碧瞳隱泛兇光，任其叫囂，直如未聞，也未出手。鐵姝早已暴怒，兩次將手揚起，均被鳩盤婆搖手止住。鳩盤婆聽到末兩句上，瞥見老魔手掐魔訣，知其死前還想用魔教中最陰毒的惡誓，拼着多受苦痛來咒自己，心中忿怒，表面仍聲色不動。等到老魔把手中魔訣照準自己頭上發出，待要把手伸向口內，這纔獰笑一聲，面色一沉，把手中鳩杖往前一指，立有一條血影由鳩口內電掣而出，朝老魔身上撲去，當時合而爲一。趙長素原想借着說話，暗施陰謀，冷不防猛下毒手，以本身元神與敵一拼。雖知雙方法力相差懸殊，想要同歸於盡決辦不到，但祇要驟出不意，搶先發難，鳩盤婆惟恐她師徒受傷，必要猛下毒手，將己殺死。仇雖報不成，卻可求得一個痛快而死。哪知鳩盤婆因他寵妾滅妻，忘恩負義，飲恨了多年，立意報復，連大敵當前均無暇顧及。表面不動聲色，暗中卻以全神貫注在他身上，早有準備，魔法又高得多，動作比他更快。趙長素手纔入口，還未及咬斷向外噴出，血影已經上身，爲神魔所

制。不特有法難施，連言動均受了仇敵禁制，不能自主，身遭慘禍，還受大辱。又想起仇人先前口氣，不知還有甚麼殘酷花樣。事已至此，無計可施，眼睜睜望着仇敵將下殺手，休說抗拒，連耳目五官均不能隨意啓閉。最難受的是那被三梟神魔吸去精血祇剩皮包骨頭的一隻右手，剛塞到嘴內，牙齒已深嵌入骨，但未咬斷，便爲魔法所制，通身如廢了一樣，不能拔出。所施魔法又最陰毒，已經生效，但未發難，變爲反害自身。仇人對此偏是不加禁制，祇覺利齒深嵌指骨之內，奇痛攻心，一陣陣的血腥氣，直往鼻中鑽進，深入喉際，臭穢難聞，嘔又嘔不出來。空自痛苦激怒，冷汗交流，連想暫時急暈過去，少受片時的罪都辦不到。乾瞪着一雙三角小眼，連痛帶急，心臟皆顫。

趙長素料定鳩盤婆所下毒手還不止此。苦熬了一會兒，果然鳩盤婆先朝鐵姝嘴皮微動，然後冷着一張醜臉，微笑說道：「以你忘恩負義，對我那等殘暴，容你今日慘死還是便宜。你不是想你那心上人麼？我命鐵姝將她喚來，容你一見如何？」趙長素見她說話時滿臉狠厲之容，料定不懷好意，兇謀毒計必然殘酷。話沒法出口，連想閉目不看也辦不到，祇得由鼻子裏悲哼了一聲，戰兢兢靜待仇人宰割。隨見鐵姝將手中三角令牌朝空一招，厲聲大喝：「賊淫婦速出待命！」隔不一會兒，便聽一種極淒厲難聞的慘嘯應聲而來，乍聽好似相隔頗遠，少說也在百里之外。但那嘯聲淒厲悠長，劃空而至，並未中斷，來勢更快。

易靜、石慧見敵人內訌，反正不能免難，樂得趁此時機暗中準備，觀察一點虛實。便不去理睬，各自運用法寶、飛劍，加意防護，靜看敵人鬧甚花樣。及聽悲嘯之聲破雲飛墮，往前一看，乃是一個黑衣女鬼。看去身材瘦長，細腰纖足，一張薄皮瘦骨，微帶長方形的鬼臉，面容灰白，全無血色，骨瘦如柴。貌雖不美，衣履倒還清潔。頸間掛着一個金鎖，乍看直和生人差不許多。先落到鐵姝面前，望着令牌下拜，剛低聲說了一句：「賤婢待命，請仙姑恩示。」鐵姝突把青森森的兇臉一沉，獰笑道：「你的情人丈夫憐你在此受苦，特向教主求情，容他一見，同你一同上路，你可願意？」那女鬼想是遭受惡報年時太久，對方習慣和那毒刑均所深知，一聽口風不妙，嚇得面容慘變，周身亂抖，顫聲悲叫道：「仙姑開恩，賤婢自知以前蠱惑老鬼，播弄是非，累得教主爲我這淫賤夫婦受盡苦痛，罪惡如山。雖然日受刑罰，仍仗教主大恩寬容，纔保得殘魂至今未滅，仙姑行罰又格外寬容，恩重如山。方纔正在黑地獄中待罪，忽聽恩召，聞命即行。因知仙姑厭惡污穢，又特忍受奇痛，在淨身池中將周身血污匆匆洗去，方敢來此待命。這些年來，休說不曾想過老鬼，而且恨他入骨，便他真個來此，賤婢也決不願見他的了。」易靜不知鳩盤婆暗用魔法捉弄女鬼，用心殘酷，見女鬼祇對鐵姝一人對答，鳩盤婆在旁直如未見，不禁奇怪。鐵姝已冷笑答道：「當初你千方百計謀嫡奪寵，此時偏說這等違心的話，

見與不見，由不得你！」女鬼聽出口風越壞，好似怕極，顫聲悲鳴道：「仙姑開恩，念在賤婢這多年來始終恭順，早已痛悔前非，無論有何吩咐，粉身碎骨，無不惟命。祇求仙姑在教主面前稍爲解勸，免和那年一樣應對錯誤，使教主生氣，增加賤婢罪孽，就感恩不盡了。」鐵姝獰笑道：「淫潑婦，不必假惺惺。我不騙你，老鬼實已來此，也祇今日一見，除卻教主開恩令你隨他同行，以後更無相逢之日。不信你看。」

鳩盤婆也真陰狠，自己不現形，祇將老魔趙長素現出。妖婦原因以前陰謀害人，造孽太多，身受惡報已有多年，又在鳩盤婆師徒積威之下，日受諸般痛苦，對於趙長素自認爲惟一救星。但知魔法厲害，趙長素決非其敵，惟恐鐵姝故意試探，祇好假意悔禍心誠，不願再與老魔相見，心實求之不得。又以鐵姝性情反復，喜怒無常，又是執刑的人，前月回山曾說與老魔相見，託其照應，自己當日還免去一頓毒刑。如非鐵姝說時神情不善，妖婦乃驚弓之鳥，心中膽寒，早已承諾求告了。及聽說完，鐵姝把手一指，妖婦目光到處，果見昔年因爲寵愛自己而身敗名裂的舊情人站在一旁。以爲雙方以前原是師徒，也許年久仇恨已消，氣也出夠，老魔託鐵姝向對頭解勸釋放自己，也說不定。人當急難之中，隨便遇着一個相識的人，便認爲是個救星，何況又是最愛自己的舊情人。加以平日所受酷刑，楚毒太甚，有勝百死，當此度日如年，忽然發現生機，怎不喜出望外。驚喜交集之下，興奮過甚，當時也未看清，剛脫口急呼得半聲「夫」字，猛想起魔女心意尚且難測，心膽雖然發寒，終壓不住多年苦望，早眼含痛淚撲上前去。晃眼飛近身旁，正要抱頭哭訴，忽然發現趙長素形容消瘦，一臂已斷，另一手塞向口中，睜着一雙三角眼，一部絡腮鬍子似被烈火燒去，剩下許多短楂，刺猖也似，襯着一張狹長灰白、似哭似笑的醜臉，望着自己一言不發，好似心中有話無法出口，神情狼狽已極，不禁大驚。

妖婦暗忖：「對頭恨我入骨，老魔當初又有誓不再見的誓願，怎會來此？又是這等狼狽神態，莫非是爲救自己被人擒住？昔年老魔如聽自己的話，先將對頭殺死，哪有今日之事？祇因自己不曾強迫老魔下那毒手，老魔再一疏忽，被對頭逃往鐵城山，巧遇魔主，反倒轉禍爲福。不久便將自己擒去，殘殺煉魂。老魔雖然偏向自己，但這麼多年來，明知自己日受毒刑與那煉魂之慘，始終置之不問。今日纔來，又是這等神態。如再不知自量，來此冒險，意圖嘗試，豈不害我加倍受苦？」想到這裏，頓犯昔年淫兇悍潑之性，又想借此證實前言，表明心意。這一勾動平日所積幽怨，覺着老魔棄她不顧，於是把所有怨毒全種在老魔一人身上，由不得細眉倒豎，小眼圓睜，撲上前去，一把抓住老魔前胸，咬牙切齒，先咒罵道：「你這喪盡天良的老鬼！你對教主忘恩負義，卻害我遭此惡報，死活都難。固然我當初淫兇潑賤，信口雌黃，而你這老鬼何等狡詐機警，焉有不知之理？如今罪孽被我一人受盡，你卻任意逍遙，置之不理。我寧願在教主恩寬之下受那

惡刑，也不願再與你相見，你還有何臉面，來此做甚？」

妖婦機智刁狡甚於老魔，一邊哭喊咒罵，一邊暗中留意查看，見老魔眼含痛淚，不言不動，喉中不時發出極微弱的慘哼，聲帶抖戰，料爲魔法所制，已無幸理。再一想起先前鐵姝口氣，驚魂大震，斷定凶多吉少。暗忖：「這老鬼極其刁狡，一向自私，口甜心苦。自己雖是他最寵之人，也常受其哄騙。多年不加過問還好一些，這一來，反更連我受害。」越想越恨，由不得氣往上撞，惡狠狠厲聲怒喝：「你這老鬼，害得我好苦！今日與你拼了！」說罷，張口便咬。妖婦口小，卻生着滿嘴又白又密的利齒，祇一口，便將老魔又小又扁的鼻頭咬將下來。正待伸手朝臉抓去，猛想起老鬼魔法頗高，怎會始終不發一言，難道對頭故意幻形相試不成？所料如中，索性裝得兇些。心念纔動，忽聽身後有人冷笑，回頭一看，心膽皆裂，慌不迭跪伏地上，哀聲急喊：「教主恩寬，饒我殘魂！」

鳩盤婆冷笑道：「當你二人合謀害我時，何等恩愛情熱。今日你們患難相逢，如果兩心如一，寧死不二，我也願意成全，至少總可給你們一個痛快。誰知你們全是自私自利，爲想求我寬容，一個不惜卑躬屈節向我求饒，一個不查來意祇圖自保，稍覺不妙便下毒手，惡形醜態，一齊落在我的眼裏。這等狗男女，我也不值動手，現將神魔放出，每人均有一個附身，相助殘殺對方。你們既是歡喜冤家，如能恩愛到底，甘受我那歡喜獄中三百六十五種酷刑，哪怕祇剩一絲殘魂餘氣，也能仗我神通，保得你們殘魂前往投生。雖然靈氣消失，轉世之後癡呆殘廢，所受天災百難，不是人所能堪，到底形神不致全滅，我也消了多少年的惡氣。如真恩愛成仇，當我面前自食惡果，以求速死速滅，免得多受苦難，你們元神雖然大傷，法力尚未全失，況有神魔助你們威力，可將對方殺死，誰先得勝，也佔好些便宜。現將老鬼禁制撤去，由你二人商討回話，路祇兩條，由你們挑選，決無更改。在未發令對敵或是自甘受刑以前，任你二人如何恩愛纏綿，互相商議，我決不問。此外還有一線生路，便是你們選出一人，獨任艱難，先在我歡喜獄中受盡諸般酷刑。在我法力維護之下，雖然身受奇慘，卻可將元神保住。自身受完孽報，再代心愛的人受上一次苦難。事完之後，將元神獻與神魔。所代的人雖仍不免捱上九百魔鞭，卻可放其投生，不再過問。你們可去商量回話吧。」

鳩盤婆說罷，鐵姝把手一招。老魔趙長素因受鐵姝元神禁制，身受奇慘，骨髓皆融，四肢痠痛，周身如癱了一樣。偏是全身不能自主，連想倒地都辦不到，那罪孽真比死還厲害。及至附身元神一去，緊咬身上的三梟神魔也被鳩盤婆魔法禁制強行收回。禁制一失，方纔所受奇癢痠痛一齊攻心，悲號一聲，暈倒在地。正在強行掙扎，默運玄功，行法止痛，兩條血影已經分頭飛來，當時聞到一股血腥，便被附在身上合爲一體，痛楚雖未消

失，精神卻倒強健起來。趙長素早看見愛妾先前驚喜交集，眼含痛淚，想要抱頭痛哭。忽然面容慘變，亂罵亂咬，周身抖戰不休，好似怕極神氣。知道鳩盤婆師徒心狠意毒，這多年來愛妾不知受了多少殘酷的報復。本來心中憐憫，繼一想，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。又見愛妾相貌已變老醜，骨瘦如柴，元神如此，本身可知，心情也就冷淡下來。及聽鳩盤婆那等說法，深知歡喜地獄中三百六十五種酷刑，要經一年之多才能受完。身在其中，休說度日如年，便是一分一刻，也使人肝腸痛斷，受盡熬煎，比度百年還要難過。等到歷盡痛苦，至多剩下一縷殘魂餘氣，肉身早已消滅。這等罪孽，勝於百死。何況仇敵怨毒已深，必定盡情報復，一個忍受不住，仍是形神皆滅，平白多受好些苦難，本就沒有打算走這條路。

妖婦卻因這多年來受報奇慘，又知仇人言出如山，求告無用，當時驚魂皆顫。想了一想，除非老鬼真個情深，也許想起以前恩愛，拼着多受苦痛，保全自己殘魂，前往投生，免得一同葬送，纔有一線之望。自覺有了生機，朝着鳩盤婆師徒叩了兩個頭，道聲：「賤婢遵命，祇求恩寬和老鬼說幾句話。」說罷，便往老魔身前撲去。因知鳩盤婆說話算數，魔法甚高，反正瞞她不了，當此千鈞一髮之際，不如實話實說。以爲老魔最喜花言巧語，一到身前，便施展昔年狐媚故伎，抱頭哭喊道：「事到今日，我也無話可說。祇求你念在昔年恩愛之情，反正難逃毒手，與其兩敗俱傷，何如爲我多受一次磨折，保我殘魂前往投生？」

話未說完，老魔正當創鉅痛深之際，便是月殿仙人橫陳在側，也無心腸多看一眼。何況妖婦已在黑地獄中沉淪多年，元氣大傷，變得那麼枯乾醜怪。方纔又咬了他的鼻子，心早不快，嫌她祇顧討好仇人，做得太過。但一想到妖婦受了多年孽報，便能脫身，逃出羅網，也祇剩一縷殘魂，休說報仇泄恨，連想再投人類都是萬難，何況仇人師徒決不放她過去。自己肉身雖然不保，法力尚在，又有好些黨徒。仇人儘管狠毒，以前終是夫妻，她說此話，也許示意自己強迫愛妾多受一次歡喜獄中苦難，爲己代死；或令自己將其殘殺，消了昔年仇恨，再行網開一面，也未可知。本和妖婦同是自私自利，一般心理，不料還未開口，妖婦已撲上身來，連哭帶訴，由不得心生厭惡。但在性命交關之際，一心想用巧語哄騙，勸妖婦做替死鬼。於是故意回手一把抱住，先用溫言慰問，然後曉以利害，說：「仇人恨你入骨，不比對我，還有絲毫舊情。你反正不能保全，與其同歸於盡，何如爲我多受一點苦難，使我保得元神逃走，將來還有報仇之望。」